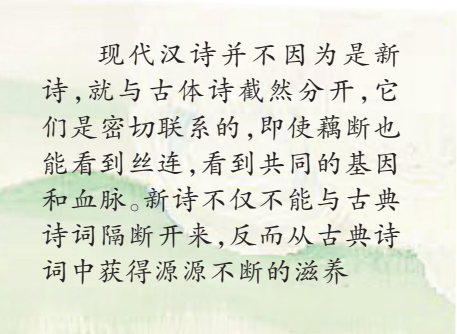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中国诗歌的江河从来没有断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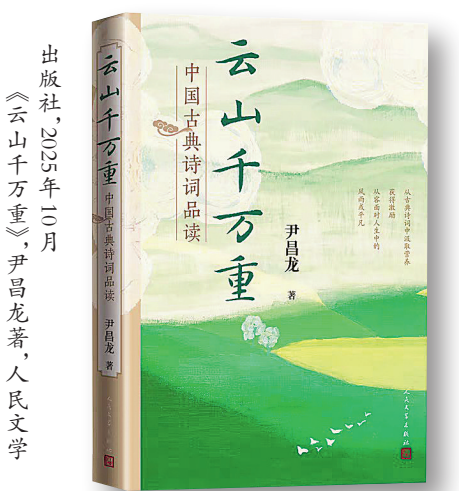
□谢 冕



现代汉诗并不因为是新诗，就与古体诗截然分开，它们是密切联系的，即使藕断也能看到丝连，看到共同的基因和血脉。新诗不仅不能与古典诗词隔断开来，反而从古典诗词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

尹昌龙是我带的博士生，他去南方工作已经很久了。近些年，我发现他有一个转向，就是更加倾心于中国古典诗词，并且为此写了不少文章，还发在朋友圈，我没去看，看了一些，有的还挺喜欢的，顺便也给了赞。

记得有一次昌龙来北京，和我们北大中文系的师生聚会，大家一人一首背古诗，气氛很热烈，像《春江花月夜》《将进酒》这些长诗竟然也能被完整地背下来。听他们背诗背得兴起，我也很高兴。晚上都快十点了，大家让我先走，我舍不得走，还说了几句感慨的话，感慨当初我带这些博士生、硕士生的时候，应该专门开这样的课程，就是让他们多读一些，甚至多背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这样会让他们对母语更多一份热爱和眷恋，对新文学的走向更多一份来自传统的考量。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我们往往强调它的独特性、特殊性，但如果我们跳出当代看当代，甚至跳出文学看文学，就会发现，千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太多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家庭观念对中国人来讲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悟空、哪吒这些形象中国人一直都很喜爱。从诗歌来讲，尽管新诗从五四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口语入书”也不断地文人化了，但从根本上讲，中国诗歌像一条流淌千年的江河，从来就没有断流过。举两个例子，像现代著名作家鲁迅、郁达夫写古诗诗，都是一等一

三味斋

不久前，从岭南回到阔别数十年的鄱阳湖地区，当地朋友约了几位新老同行相聚，我第一次见到晏子，知道了这位成绩斐然的鄱阳湖作家。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上揽五水而下吞长江，自古以来，人文璀璨，许多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煌煌华章。一个甲子前，我由省城到这里务农、写作，盘桓了将近四十载春秋，一直有一种莫名的野心，想追随前辈，为鄱阳湖留下一些差强人意的篇什。无奈才情有限，勉力写出的浅薄文字皆无足道哉，随风而逝。

鄱阳湖期待一支如椽而又精细的画笔。晏子的小说，让我眼睛一亮。《倦湖》《喊湖》《问湖》……多家刊物发表的一个接一个中短篇小说，多个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接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一位又一位文学评论家由衷的激赏，证明了她充沛的文学才华。

晏子是渔民的女儿。她的家就在鄱阳湖边。这里发生的故事，成为她写作的素材。她始终围绕著水来展开人物的命运：“我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大湖……离不开大湖的一草一木，离不开鱼与水，离不开在风口浪尖上求生的渔家儿女。”小说中的人物“像湖里的鱼，一旦离开了水，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读晏子的小说，让我想起鄱阳湖藜蒿。鄱阳湖藜蒿是当地最普通也最著名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喜光、耐寒、耐阴湿，生于水岸、沼泽、田间、荒野，春季在鄱阳湖湿地横逸旁出、野蛮生长，柔而不弱、鲜而不妖，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本草纲目》将其列为野蔬上品，以独特的香气和丰富的食用与药用价值闻名。

晏子的小说作为一种生命体，远不只有这类生物特性。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强调思想是人与其他自然界生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的尊严所在。芦苇因而拥有了超越自然的价值。借用帕斯卡尔的譬喻，我想说：晏子的小说是“会思想的藜蒿”。

晏子人到中年，个人生活有过诸般坎坷，这些坎坷很容易击碎一个凡俗女人的人生。幸运的是，晏子有非凡的坚强意志。她写小说，某种程度是对命运抗争，这样的个性与鄱阳湖的特点高度契合。她历经艰辛为文学奋斗，活得纯粹而有尊严。

晏子并不是一个沉溺于个人情感的小说家，她的小说与许多女性作家的“私小说”不同——那些作品聚焦于家庭、婚恋、母亲职责、性别身份等个人层面的议题，往往以深度的内心独白方式，通过对个人经历的袒露，直接呈现作者或女性主人公的私密感受、欲望、困惑与成长，探讨女性在私域中的权力与限制，更强调碎片化、日常化的叙事。

鄱阳湖是晏子的精神原乡，是她写作的起点和归宿。她的小说是纯粹属于鄱阳湖的、只有鄱阳湖才能生长出来，也只有与鄱阳湖呼吸相通、血肉相连的作家才能写出来的文字。在晏子笔下，鄱阳湖被哲学化，是“上善若水”的阐释；鄱阳湖被人格化，是宽容的母亲，是有神性的奶奶，是百折不挠的汉子。

千百年来的水上人生，形成了渔民向水而生的强悍生命追求，以及在艰难生活中激发出来的强大生命力，这种追求和生命力成为晏子小说最重要的特性。

鄱阳湖是雄浑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鄱阳湖是严酷的：黑云蔽天，怒浪排空，风狂雨骤，冰封雪盖；鄱阳湖是秀丽的：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



“会思想的藜蒿”

——浅谈晏子的文学创作

□陈世旭

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鄱阳湖是温柔的：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鄱阳湖是谦卑的：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鄱阳湖是神秘的：民谣、传说、渔歌、古老的帆船和月牙船，穿透了前世今生。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晏子的小说中找到生动、鲜明、深刻的注脚。

晏子从不屈服于外界的冲击和压力，也不向自我的孤独和寂寞低头。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写出了一系列质朴庸常又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家长里短，刻画了一大批平凡朴素又神形各异的鄱阳湖男女老少，颂扬了他们的博大胸襟和对生活的坚执信念。从传统靠湖吃湖的渔耕文明，到禁渔养湖的现代生态文明，生产方式随着时代发展激烈转型，不同的文化伦理相互冲突。然而，他们的祖训口口相传：“大湖是渔家人的魂，水不养人天不肯”（《喊湖》），面对人生的困厄，依旧顶风击浪，绝不退缩，其中有着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在晏子的小说中，湖与人的命运融为一体，大湖文化成为他们生命的底色，形成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深刻的生命体验，传统伦理的固守与现代伦理的融合，体现出她对当下鄱阳湖生命世界的理解，以及对鄱阳湖文化与精神的深情守望。强烈的象征、原生态的魅力、寓言性的表达，隐藏着骨子里的倔强，诉说着生命的灿烂。一众充满生活气息的鄱阳湖人形象，有着民间本土的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粗犷野性，极富张力。对湖汉文化中渔民生存处境的揭示，让人们看到鄱阳湖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以及湖汉文化褶皱深处悲欢离合的人间万象和烟火人生。

晏子以其独特的视角，缜密的女性意识、深邃的文学底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斑驳杂乱又细腻婉约的鄱阳湖世界。小说全景式地展现鄱阳湖渔民生活，构成了极富立体感的渔村画卷。梦想、困境、成长，对人性的探索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都充满哲理。她的创作

的高手，有很多诗句至今还依然有影响力，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如“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而像台湾的诗人余光中、洛夫等，他们写的诗歌很多都化入古典诗歌的意象与意境，如余光中写的“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如洛夫写水月镜像与寺院外蜿蜒的足迹。现代汉诗并不因为是新诗，就与古体诗截然分开，它们是密切联系的，即使藕断也能看到丝连，看到共同的基因和血脉。新诗不仅不能与古典诗词隔断开来，反而从古典诗词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因此，研究当代文学的博士生们研读古文古诗尤为重要，这是不能遗忘的功课。

昌龙不写诗，也不以研究诗歌为职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诗歌的执着与热爱。我看了他写的文章，也明白他的想法。他从诗歌出发，并不就到诗歌结束，他的目的是想从这些古典诗词中找到对人生更深一层的理解、更多一份的激励。读到他书中讲到的诗句，“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都觉得特别美，特别让人动心。借助这些诗句，相信昌龙能安好自己的心，并在远离北京的南方，更好地找到家园、找到归宿。也希望，从这些优秀的古典诗词中，大家都能获得更多的人生启示。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诗人）

百家品书

《寻找弓仲韬》是反映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创建者弓仲韬生平事迹的长篇纪实文学，由河北省省委党史研究室策划、作家高宏然创作。悉心捧读，内心充满感动。感动来自“信仰纯粹、对党忠诚，心系苍生、胸怀大义，舍生忘死、不懈奋斗，历经万难、不改初心”的革命前辈弓仲韬，亦来自写作者对于“四力”的自觉践行。作品有筋骨有温度，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情怀和责任担当，兼具真实性和文学性，是一部具有感召力的优秀作品。

《寻找弓仲韬》是作家以历史视角，恪守真实原则，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作品。高宏然的本业是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编辑，长期职业生涯厚植了她的红色情怀，淬炼了她为人民写史的意识品质。2017年5月，她第一次到安平县台城村采访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这次采访使她与一段历史、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结缘。为了调研和深挖台城特支的故事，她利用节假日奔赴在冀中平原、滹沱河畔，采访了数十名老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后人。弓仲韬在北方农村点燃了革命星火，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散尽家财支持革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初心和高贵的风骨。为了挖掘弓仲韬的事迹，弘扬先辈的奋斗精神，作者毅然踏上困难重重的采访之路，用一年半时间走遍河北、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行程数千公里，写下7万多字寻访日记。通过大量调查、走访，该作品不仅厘清了中国早期农村党组织的建立过程，还延伸到整个冀中地区的党组织、河北省委甚至北方局；不仅写活了弓仲韬，更鲜活呈现了与弓仲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甚至几代人的接续奋斗、英勇牺牲。正是扎实有效的深度采访，奠定了该作品真实可信的史学质地，得到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和好评。

善于在史料中剥茧抽丝、探踪索隐，也是《寻找弓仲韬》的一个特色。沉浸式研究史料，是另外一种维度的行走，非常考量作家的洞察力和思考力。作品中披露的很多珍贵史实细节，都得益于高宏然像学者治学一样的辛勤劳作、严谨认真。比如，关于弓仲韬的出生年月，史料上有两种说法，为了给读者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作者查阅了3种以上学术文章，并向安平当地的相关研究人员求教。又比如台城特支建立和开展早期革命活动中曾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张鹤亭，由于史料稀缺，在台城特支的历史研究中“失联”。作者在寻访过程中处处留心，抓住张鹤亭曾就读的保定育德中学的点滴线索，翻阅所有毕业生名录，一个班级一个班级、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寻找，并结合其他资料中张鹤亭曾用名“张鹤汀”的线索，进而确认了其出生地为今迁西县旧城乡。孜孜矻矻的探求，让许多像张鹤亭一样的先烈在《寻找弓仲韬》一书中完整、丰满起来，许多历史的问号

小镇的清晨洒满阳光，阳光里有股麦子的味道。老汉泊好车，拎一袋土豆戳在外面，望望天。

麦子熟了。收过夏麦，地里会冒出一种看似豆角又不是豆角的作物。我把去年拍的照片打开，问是什么？

老汉奇怪地看我，说，您问这个干嘛？

因为我活在这里。

阳光把罗马广场上的地砖烤得很热，我看见有人光着脚在上面走。侍者摆好刀叉，说烤牛排才是他家的特色。我问他，您知道OK地砖吗？侍者一怔，蓝色的眸子掠过惊诧狐疑与茫然。他朝广场的深处望去。圣尼古拉教堂门前刚好有个旅行团，导游在那边讲解。

导游举着小旗，一张嘴把罗马广场的前世今生说个明白。我问她，您知道这广场上的OK地砖在哪儿吗？她干脆说不知道，又说您问这个干嘛？

因为我活在这里。

她一指北边的博物馆，说那里面有专家。博物馆里坐着两个年轻姑娘，一个在玩手机，另一个听音乐。我听出是一首德国名曲中的歌词：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hier（我们活在这里，我们还将在这里死去）。

你们知道OK地砖吗？一个姑娘说不知道，另一个说管事儿的马上回来。

管事儿的是一位老妇人，她说这里是博物馆，不是问讯处。她说每一句，都用力甩一下灰白的头发，像是要从里面甩出一个个叹号。

我说，我们都活在这里！

她冷眼看我。那又能怎样？

那个下午，我一遍遍走在罗马广场的地砖上，我的目光也一遍遍抚摸它们。我想起有位老华侨说过，来德国那年，船漂在海上，像一块砖。我发现许多地砖腾空而起，漂在明亮的晚霞里，像一条条船。我蹒跚着张开手，想抓住它们，却总抓不到。

用心用情书写的红色故事

——《寻找弓仲韬》读后

□宁 雨



《寻找弓仲韬》，高宏然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25年7月

变成了可靠、可信的答案。

《寻找弓仲韬》是文学方式的历史书写，具有鲜明的文体自觉意识。作品采用“主线”叙事加作者以话事人身份现身“旁白”的特殊文本结构，可称之为“模式”复合体。主线以时间为轴推进，在宏阔时代背景下，精心描摹、再现了“弓仲韬们”以及后继者们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和心灵史。而“追寻的足迹”部分，以寻访日记形式契于每个章节的后面，有作家寻访工作的匆匆记录，也有其深入的思考、细读的省察，文笔灵活自由，夹叙夹议，读来亲切、熨帖，是作品值得称道的一大亮点。

该作品行文朴素、不事雕琢，但精致考究，与厚重、丰富的整体风格相得益彰。典型细节的刻画和经营，令人印象深刻。作家对冀中风物人情体察精微，她笔下的滹沱河四季、台城村庄房舍，甚至一顿饭食、一棵杏椿树的萌发，皆真切可感，引发读者共情。精心而精准的环境交代，亦从侧面映照出纪实作品的匠心。

高宏然是多面手，还曾写过剧本，获得过河北省文艺最高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只是近年来更专注于报告文学创作。我想，正因为她谦虚好学、深耕细作，才有了今日的厚积薄发。就说这部作品，她为之走过多少路，流过多少汗，熬过多少夜，牺牲过多少节假日，只要是读过的人，都会感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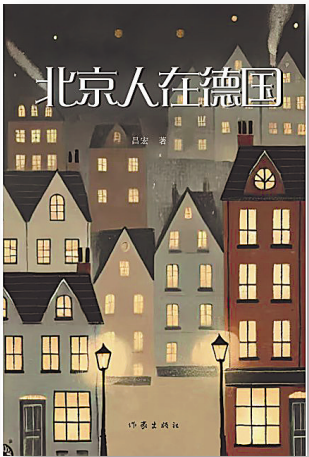
作为同道中人，我深有同感，尤其是寻访类的纪实文学，作者往往要经历很多难以预料的坎坷艰难。令我感慨和敬佩的是，即使再苦再难也没有阻止高宏然前进的脚步。今天，她终于将弓仲韬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的悲壮人生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部用心用情书写的红色故事，亦是一个媒体人、作家践行“四力”的生动样板。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你们知道OK地砖吗？

——我为什么写《北京人在德国》

□昌 宏



《北京人在德国》，昌宏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0月

后的一年一年都走在远离故乡的路上。我开始写小说，虚构的故事里有真人物、真细节顶着。比如害羞的老乞丐，他说：“零下二十度冻不死我，我一定要活到六十岁！”现在不行了，要活到67岁了，男女都一样。比如西米太太，她临终时伸出三根蜡烛般透明的手指，说：“不要在后园里挖土……盟军的咣咣。”

有两件事，在德国没有停止过。一是不停地反思战争；再就是不停地从地下挖出哑弹，大的小的。它们沉在下面，让上面的一切成了铺垫。哪天挖出个超级大的，就有人琢磨，万一没拆好炸了，从这儿到那儿都没有了。

这两件事之间是有联系的。两次战败和一次战败真不一样。

注：OK地砖与普通地砖无异，上面刻着OK两个字母。OK是Ochsenküche（公牛厨房）的缩写。16至18世纪，每逢德国皇帝在法兰克福加冕，都在罗马广场举行庆典。公牛在公牛厨房里被烤成肉串，分给法兰克福市民。四块OK地砖围起的，就是当年公牛厨房的所在。

（作者系欧笔会会员）